

具體。類似「因而，以時下真正文藝作品的創作技巧而論，較之巴金『家』，過之者多，而不及者少之又少」這種論見，如果缺乏耐心而有力的解釋，可信性確實很弱。這種寫作態度，特別在強調三十年代文風與二十年代文風之間的承繼關係的時候，顯得大膽，而又草率。

本書的最大成就，或許就是無意中使我們了解：今後研究三十年代文藝，在方向上和態度上可以有所轉變。我們既然可以同意三十年代文藝作家和作品，在黨派色彩以外具有自身俱足的性質，我們既然可以不同意中共對三十年代文藝的清算，並且我們既然自許承繼了中國文化的傳統，我們對三十年代文藝的了解，就可以不必再囿限於政治意義的範疇。（高全之）

待琢的璞玉

讀「和氏璧」，張曉風著

民國六十三年十月，中外文學二十九期

曉風的幾個劇本應該值得我們注意，一方面因為她寫作態度的認真，另一方面也因為戲劇文學在臺灣一直極其缺乏。從「第五牆」，「武陵人」，到「自烹」、到「和氏璧」，可以看作是一個系列性的作品，因為其中有很多共同點。除了「自烹」以外，其他三個劇本都在排除萬難的情況之下上演了，自非「紙上談兵」之流。（有些文學作品雖然採用戲劇形式，却從未作過真正演出打算的，其重要性自然要打折扣。）雖然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，這幾個劇本却還是不能算是令人滿意的作品。

四個劇本都對人生本質作了剖析，結論都是宗教性的。主題如何採取和劇本的好壞是兩回事，以宗教為主題也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，所以傳教意味的濃厚並不能視作曉風的缺點。問題是她把人生做了宗教性的解析，也對觀眾作了召喚，這樣是不是就把劇本寫好了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四個故事有一點相通，利用實體的事或物作象徵，貫穿全劇且點破主題，都交待在劇名中。意象的構思很美。可是象徵的事物同時也有寫實上的意義，如何把象徵和寫實的雙重地位交融得天衣無縫，是經

營上最困難的一點，也最可以見出劇作家的功力。可是曉風沒有作好這一點，尤其在「和氏璧」中，更顯出捉襟見肘的笨拙。美玉的可貴引起玉工的奮不顧身，目的是爲了提醒人類「渴望善良」，不能先把玉割開的理由，却是「美好的東西都必須經過個人自己的認知」，主題和象徵間的關係太牽強。觀眾雖然能了解，却不免感覺突兀，相對的，作者想帶給我們的感動自然無法產生。另外三劇好一些，但還是可以看出在處理象徵意象上的窘態畢露，這實在是致命傷。猜想曉風可能爲了構思上的巧妙，不捨得不用這幾個象徵。結果却產生了買櫝還珠的反效果。

另一個問題是語言的運用。通常寫實性的話劇如果不用口語化的對白，必定有極特殊的理由。曉風故意用了像「一年一年，春水依然殘忍地泛起綠波」這樣的「詩歌化的散文」，或者像「你走吧！你去吧！你死吧！你這毀滅的女人……」這樣的新文藝腔來作對白，可能也有她的用意。但不論如何，犧牲了故事的生活化，是再可惜不過的，也實在看不出有用這種文體的必要。尤其我們已長期忍受過翻譯劇本的對白，這種做法是很惹厭，很不足爲訓的。

曉風的努力很可喜，我們知道她還會再寫下去，也希望她再寫。到底好的作品總是在一再磨練下產生的。（季大爲）



缺書已久，再版問世

文學探索

林柏燕著

每冊三十五元。全省各大書店均售。
直接函購九折，本刊定戶八折優待。